眉叟記言 十二

䟽

自序

自序續編

共二十

記言卷之六十四 拾遺

疏

因辭職進言疏 丁酉

伏以臣以庸才下品猥蒙拔擢爵至顯要自量卑陋不避重誅辭不受命罪大如此 聖德寬大不加誅罰 恩命荐加臣感激 大恩黽勉就列天理極罰無所逃遁臣雖欲不憚夙夜竭盡駑劣旣無才能衰敗又至健忘昏謬臨事顚錯無一報效之益伏乞 聖明特賜恩罷守分田野涵泳 聖化以終年𡻕天地之賜也顧念

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請陳一二所言者不可斧鉞之誅固所甘心 殿下聖質高明當國家委靡板蕩之餘勇意圖治高出百王臣竊伏見殿下求才之誠待士之禮可謂至矣四方聞之孰不欲精白礪行自効於下風哉然而廉耻潔身之士或莫有至者何也臣竊不敢知 殿下馳騁逸豫之娛或勝而聽言納諫之道不足耶抑聖人之度高邁絶世視羣臣如無人者耶或王綱壞亂禍伏無形將先見遠引不入危亂之邦耶自古俊偉磊落之士不係戀於高爵厚祿

惟視君之誠不誠而去就之人君之得人在誠
不在利祿審矣況罪言者而求直諫信讒臣而
疎正士爭闒茸競進廉士遠跡諂佞盈朝忠言
自阻臣未知 殿下之朝廷以直道進者幾人
以枉道斥者幾人也以 殿下之明聖王綱何
宜振而不振也四方之內何宜治而不治也自
古亂亡國之君其心必欲長享治安擇才而任
之也顧所任者非才所進者非忠或謟於奢惑
讐怫志之言忠志之士見義忘軀輕犯人主之
怒雖至殺身而不悔可不戒哉天下之事有兩

端是與非而已是出於公非出於私國之治亂興亡係此二者天下之德不謀而同不言而信治道明頌聲作公而已政亂民散日賞而不勸日殺而不從敗家亡國私而已上之為於一出於是民之趨是也如水之趨下也叔季以降上專以私欲御下下專以私欲干上詐偽日滋上下相疑如今之歛手却顧大少恬嬉百事廢弛人心之善惡治亂之表也禎祥妖孼治亂之影也載籍所記日月薄蝕星辰易次寒暑失節大風大雷地震地拆山崩川渴皆人為感之也凡

有咎懲若有大灾則書之有大憂則書之有大兵則書之以至壞國亡君無不悉書又君有畏心善行則書之其有不畏不敬則書之天之譴告聖人之特書其教一也近者變怪之出殆無歲無之或月有之或日有之此何影也天地之間正氣消亡妖祥物怪之感無非人事極亂而有以致之則豈不大可懼也自多亂之後政在姑息治道不張人紀壞亂大臣有謀逆誅戮者有之又子弑其父者有之妻殺其夫者有之奴殺其主者有之或盜刼長吏者有之既戮其人

諸其宅黜其官吏革其縣邑者更相接也教化
大壞人道之悖亂至此而又極矣人紀旣壞禍
亂之作童子懼之旣以衰弱之勢加之以長壓
之急無異扼其項而制其命旣竭一國生民之
力塡廬山之壑而不足也又人心日亂变異日
作　殿下之所以深念隱憂爲之思患而預慮
者殆無所不至選勇力修武備一日不以宴安
爲心此固强國之大務也然臣竊憂之山谿不
足以固國兵甲不足以强國爲國之道教訓爲
大必使民知親上死長之義然後可以用之此

王者之兵無敵於天下者也今徒貴勇力而任殺伐此養亂也非養兵之術也易師者毒天下者也聖人諱言故湯武之治軍旅有不用命者皆戒之以顯戮非以殘虐之也制兵之術當知此也臣竊觀今之世名分紊亂上失其馭下不知上彼悍然恣橫一朝以睚眦忿恨於大都之中盜殺官人而有司不得其盜此又不爲可憂之大者乎武士之無知驕橫日以益甚防敵制變必得此輩之驕橫然後可能則臣不敢知也樹私恩托結於無知無賴之徒望賴國家之緩

急可爲哀痛坐令國勢益卑名分益壞治道益
墜危者益危亂者益亂人心益散天命益不可
保也 殿下即位以來賴 殿下神聖畫計幾
徽革無邊境烟火之警而水旱凶札運至加之
以賦役煩急民不料生飢寒遷徙之徒接於道
路 殿下每遇災異哀愍百姓爲之避正殿減
膳御審寃獄責己求諫古之聖帝明王寅畏天
戒無以加也臣竊不敢知或誠心未至耶抑實
德未孚耶聖德畏懼修省非不嚴而鬼神不應
災異之警日多百姓怨咨無已此何故也 殿

下警戒祗畏不遑寧居不過爲靡汶末務而未
有興起更新之治耶嗟乎貪縱生於私枉奢侈
生於貪縱紊亂生於奢侈舉耳目所及則王子
公主第宅逾制僭擬王宮外則田園遍於膏壤
民俗畏忌以目而不敢言私家之富溢尤僭犯
無法違先王之約束貴戚之家實爲犯法之首
其何以禁萬民之爲非而糾正其奸邪也傳曰
國之本在家敎成於家而化行於四方今殿
下之敎於家者如此則此以逸欲敎四方也聖
人之治如天地之化育其道在心不可以他求

者也書稱堯舜之盛德曰恭曰讓盖戒舜曰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聖人不以崇高之位倉廩
府庫之富四海九州之大私於一己以驕盈爲
戒奢欲爲禁立大公之則以代天理物爲心恭
敬不怠以師羣臣百姓庶事治萬物順四方嚮
服國勢安如盤石天祿久長君人之道修德爲
本御世之術敬民爲大故召公之誥曰用顧畏
于民嵒民可殺而不可勝也雖愚夫愚婦之無
知非公正不服昔秦始皇專行威力窮極奢欲
尚恐天下不服立妖言之禁議己者皆殺之甚

身僅免二世而亡爲後世笑非特亡秦亡國之
轍皆然此非明鑑大戒歟當今之勢邪憲大壞
政令無序治道紊亂四方嗷嗷上不統下可謂
國不爲國而重之以外患日急妖孽百出雖堯
舜之聖哲且焦心竭智而不足伏願 聖明以
往古成敗爲鑑以災異日聞爲戒以不戒必亡
爲憂天道無言以示警堯之時有九年之水堯
曰洚水警予湯之時有七年之旱湯以六事自
責太戊之世亳有祥桑伊陟作咸乂以訓于王
武丁立鼎有雉雊祖伊作格王之訓古之賢聖

之君皆以妖孽反已以隆至治後世稱之皆表
有恐天戒而與者也雖聖哲之世無天道之警
自責反已不聞於後世嗟乎亡國在人與國在
人臣竊謂之近者妖孽之多妄知天心震動加
勉　聖德以成無疆之休也伏願　聖明警戒
自反勉勉孜孜無一息一念之豫怠毋使堯湯
太戊武丁專美於古昔下民雖愚不信虛文天
道雖遠感通無間　殿下率德修行不遺小警
日嚴祗敬以為予有過行而群臣莫敢正者何
事予有過言而群臣莫敢諫者何事九重之內

閹寺之後宮妾之私予有過言過行而不戒者
何事予一入有過害及萬民修德莫如改過保
民莫如善政草弊更化必自聖躬施及庶政必
揀其所難者而先行之無所係吝於私心使愚
夫愚婦皆曰聖人之事也堯舜於變時雍之治
不遠也何憂乎政亂何恤乎民散何患乎外寇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既固
天命可保也臣無任區區望聖之至

再上疏

伏以臣聞名不可以徒取利不可以徒得無能

受官是爲貪名不當得而得是爲貪利雖閭巷知恥者尚能避之臣雖庸下粗識義方此臣所以一辭再辭累辭不一辭而止者也竊惟今之世政亂民散顚不可扶危不可持者不可一二數特擧其大者憲章壞亂風俗日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貪汙成風奢侈無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私枉太盛公正掃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百事潰裂大小恬嬉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政繁民怨實異迭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　殿下明聖方有振作大有爲之圖日與論治道出治

設倚以為治平功業者惟公卿輔弼執法之臣
實任其責所謂執法之職掌邦憲風教糾正之
禁令如臣無似徒以虛名冒居下風無所裨補
審矣陳勸誠格君心臣不能也尊國體正百僚
臣不能也糾邪枉明憲度臣不能也黜貪汙礪
廉恥臣不能也禁奢侈興禮俗臣不能也持此
五不能而敢為忘懸冒進之倡自取 明時之
累不但臣不為 殿下亦不欲強之也若令臣
不顧於己不反於義不憚於人徒以苟進為忠
非臣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

臣無任死罪死罪戰慄隕越之至

言政弊因辭職疏 戊戌

伏以臣以閭巷之匹夫猥蒙恩澤拔擢逾分實出萬萬人事之外自量庸下榮寵縻身慙惶在心報效無術敢竭愚衷以展事君無隱之義蒭蕘之言聖人擇焉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竊觀當今之弊百孔千瘡欲事事而正之人人而糾之如乘風撲火溺入之排水上自公府百官之治下至里巷家居之私皆無法無紀人事極亂妖孽百出臣入京三十日太白晝見日月暈珥

窮陰之節昏霧戾氣或連日或一日再三或雷電滿盈此皆陽失節而陰氣凝也稽之古昔事應昭著列於春秋大可懼也人君當有戒心修德奉天如成湯之自責周宣之側身修行徒舉其文而無其實則何足以弭天地之灾而息四方之變也邪者伏聞 聖旨憂懼赦出無辜惻然哀悶之敎足以感動冥頑此心足以銷灾而保民也伏願 聖明推廣德惠以合天地生物之德天心仁愛 殿下設象以示警者實社稷生民之福也國之治亂興亡其機係於 殿下

之一心必先自治以正無一毫私枉害於政事自燕閒之私宮闈之昵無一不肅然後可以責群臣黎庶之非法不率教者昔殷湯之聖德尚憂苞苴女謁之行虞夏之際聖哲盈朝亦畏巧言令色孔壬一念之豫怠私欲乘之禍亂之萌起於須臾毫忽之不戒可不懼哉君德修於上節儉禮讓以帥四方四方之從化如桴鼓影響之不違此堯舜帥天下以仁而天下從之者也

今者欲收人心於既散之後扶國勢於既危之後難以一事之舉一政之善可能也必警動一

世赫然有大振作之舉然後可庶幾也古先哲
王致中興之治者其功業尤有光於創業之勞
兆在 殿下也近世王朝體統紊亂百度廢弛
苟簡成風以致吏胥凌欺奸濫不禁外而守令
之治職任甚重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皆係
於守令故有守令之薦有署經之法必用士大
夫之族所以存體面而重名器也近世以來變
亂既多守令差除多出於賞功酬勞雜類庶賤
皆得臨民仕路汙濁辱名器為朝廷羞可為寒
心而散亂無故民不畏法亦未或不由於此也

兵者制變之大務也國家舊制無不詳審置節度使次有鎮管節制次有都尉統領不亂將士相安今不勉礪其怠慢而置營將別立衙門將多則令不專令不專則臨敵必敗此兵忌也又主客猜貳軍情多怨上下不協此樹無益害有益也言路者公論之所由出三代之制君有過百官各以其職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謗於道又周人樹誹謗之木秦時始有妖言之禁秦不得聞其過而亡前者誤守遠言觸忌諱 聖德寬大不録其罪特許収用此諸臣所以盡言不

避誅思死而不去者也然況大學俞棨棄斥幾
十年人皆曰此二臣者皆以言事得罪以 殿
下之明聖獨不容此二臣臣竊恐爲 聖德
之累也伏願 殿下深思焉今大獄方起朝野
震駭臺臣事體又非退去稱病之時臣前者陳
疏乞罷不加誅譴反下 温批獎之分義何敢
自安悶蹙猥越若無所容伏乞 聖慈憐臣病
深痼特許恩遞使之任便調治幸延衰死之
日此所謂死日如生之年伏枕呼籲煩瀆至再
三罪合萬死臣無任死罪死罪憂懼隕越之

論事疏 己亥二月

伏以臣以無能待罪執法之末凡職任所在無絲毫補益臣當先受重誅死罪死罪舉逸民發襃敍蓋治亂興壞之大段今 殿下捷擢賢才任之不疑舉國而聽之凡閭巷之一藝一能無不收錄 聖德前古罕比此政賢能馳騖之秋也窃惟當今急務率修舊章臣細畢舉然後治理可言嗟乎自變亂以來國事板蕩朝不保夕百度廢弛大小恬嬉課於苟且習於姑息視職

事爲無何奢後僭差而禁制不行私枉肆行而
公正掃地舊邦遺風餘教頹敗無餘盜竊姦宄
汙誅成俗爭相賊殺都下尤甚臣竊憂之今日
邦國之憂不在於敵國外患在於紊亂自古亡
國之禍非一或以權臣或以藩鎮或以夷狄然
其本皆出於紊亂禮者防之於未然法者禁之
於已然紊亂之治非法不爾昔周公之治刑平
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法不重無以止亂禁
非令大小趍事百官得職違法者無赦然後官
司有紀條理不亂先王之治憲令具在不患無

法患法不行耳方今度支經費竭責應無計因
方愁怨無所料生而各衙門邑田不領於度支
者幾滿八道此其地未必皆山澤之地閒田棄
壞民田冒入免賦税者過半宗室貴戚私田免
税踰爲農所者邦域之內適於膏壤山林鹹海
財物魚鹽之所出且商賈大家所占有公私俱
困田賦大縮度支經費何恃而不匱生民生業
何恃而不窮窮則父子兄弟離散離散則思亂
衙門之獘又不但屯田而已聳殺之兵盛强而
驕横不禁此臣既備陳於前矣此時何時此勢

何勢安有國不爲國而衙門貴戚獨富者也以臣所聞扶安一縣涸獘尤甚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里山林不食之地太半而所謂農所十二屯田四共十六處一邑數處不足言也稽之戶典貴戚職田有數大君二百二十五結諸王子一百八十結請令戶曹准數折給之外皆與民田均稅罷屯田歸稅於度支田賦既廣財用自饒窮民之愁怨少緩而豪强右族知所懼矣傳曰禮者衆之紀也禮亂則衆散今朝廷之禮已亡無所統攝視禮儀爲迂遠之談文凡朝廷大

小行禮無一可觀識者寒心禮為儀則之至今
禮儀壞亡輕重隆殺之節廢高尊卑無紀貴賤
無序於是有枉法僭節濫起禮主嚴禮立則法
立法立則紊亂者正宜請令禮曹熟講經禮五
禮儀禮典諸書凡大小百禮儀章節目著為令
甲令臨事毋失使觀禮者有所矜式寔固國之
道也國無畜尚不可以為國況國無禮而可以
為國乎朝廷之禮既壞無以責四方之承化世
道日敗人心日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百官之
治在於奉法不奉法不舉職嚴考課以礪其怠

惟以彰 殿下平明之治古有朔月讀法之禮
請以月朝會三公群有司通讀經國大典諸律
令 殿下親臨而聽之以申明舊章使知所遵
守以 殿下之盛德於爲治之道非不勤且勞
矣而人事之變亂日以益甚臣謂雖有堯舜之
聖篤有一念之怠而不加百倍之功恐不可有
爲也 正月拜掌令疏入 上令廟堂覆啓施行大臣及該司防啓

因辭職更申前事疏 己亥四月

伏以臣不意今者復忝叨本職於本月十一日
祗受有旨乘馹上來之 命臣感激隕越若無

所容今臣衰死之年宿病沈劇氣力全乏欲起
復卧昏悶委頓不能登途逋慢之誅萬死難贖
知臣無狀欺世欺天誤荷 恩寵榮輝至此臣
之不似己不足言而忝辱名器所係非細臣之
不才衆人所知徒煩往來無一裨補虛受一大
恩負一殿下多矣臣前者亦嘗冒忝非分不自
量妄陳愚見 聖德寛大不加誅罰特賜獎諭
不絶言路 聖德至矣當事諸臣習於時務如
臣閭巷之言左於時宜該司覆啓盡且無餘矣
信乎醫能知疾匠能知斲謀國大計固非庸人

淺見所敢輕議也慙愧自反不敢復有論説也
設使臣衰病不甚一分氣力猶在亦不敢冒進
也謹條陳往失以明其自咎古者屯田皆在邊
邑空地其法用戍卒寇至則戰寇退則耕積儲
塞下譖轉之費省而軍食自饒有以服夷狄兼
隣國此屯田之利也漢之金城晉之壽春襄陽
荆州是也麗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防戍處
皆置屯田及其末世所任非人耕種無實收納
倍之令戍卒稀怨而自備不足則稱貸而益之
不堪則亡逃相繼不但兵食不給兵額且耗我

太祖初定四方首從群臣之議盡罷沿海屯田
聖祖深知軍務之重而苟利小而害大罷之不
吝今之屯田與亡麗之末弊相反而其為害均
也鄉人為之諺曰屯粟四分收納一賂遺一田
官私食二雖屯民日衆亦非國家之利也其置
田皆在内地無兵處所謂屯民皆騎兵步兵水
軍保人工匠官屬公私奴隷逃亡逃亡一族及
作姦犯罪匿作者相聚不係於編户行止自恣
官不得呵村落強盛處處皆然比之良民見户
殘盛倍之其所墾田亦太半田籍所載租稅之

田空地實少其所得一所失百亦猶以爲利乎國家累經禍亂加之以畏壘日急民困國弊而衙門規利廣置屯田許民免租免役令安館無禁反爲法令所不行實驅民之淵藪也坐令田賦日縮民數日耗邦業日削此衙門之弊也軍務大事既治之以積年欲調兵食則有掌軍需積儲之職者焉欲治器械則有掌造兵器之職者焉更設餘外之利不顧國家之大害殊非將相大臣爲社稷長慮遠計者也其二禮者天叙天秩之則所以収人心定嫌疑明等威儐鬼神

皆出於禮而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非禮不立聖人禮以體政政以行法達天道順人情敦信義去爭奪天下國家可得以正而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昔周成子伐秦受脤於社而不敬劉子知其不返秦人襲鄭其師行無律王孫滿知其必敗聖人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亡家喪人必先去其禮故曰上下慢禮禮歸於祝史是爲瞽國法無常禮無列士不事而俗弊民散是爲疵國國有瞽且疵而能保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朝廷大小行禮有通禮院徒隸下賤

賤劣無所知識徒以久役習於其目而亦忘於心而辨於口給自任為知禮人之見之者亦謂彼能知禮自公卿大臣以下其左右之進退之拜起之一如其所指實不知其輕重隆殺等級之威度數節目之詳紛雜無序朝廷之禮儀反不如鄉黨序齒序飲之可觀此不可使聞於四方也前者北使吊祭獜坪大君之日大臣以下從而祭者行前後八拜之禮此何禮也朝廷者禮法之所出也識者之譏至今未已可為寒心周禮春官之詔凡國之大事小事詔其禮儀又

有剏記之文不糾正者固亦有罪臣以爲禮官之恥也古人有言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之禮不立百官之治不擧今禮官之職雖曰禮文備具與其置之相忘孰如熟講預定臨事毋失毋見笑於四方也該曹覆啓以爲自我 祖宗以來凡大小行禮既遵行五禮儀不必剏定儀文至於變禮非所預講惟當用知禮者爲禮官使無臨事失禮云者固是也言不可若是其易也變禮無窮三代之禮雜出於傳記先儒禮說甚多雖習於禮者不可槩爾究考於臨事之際

況當禮法大壞之後欲一一修擧雖尋常儀則
之末亦不當如其言之無事也其三禮法者紀
綱之本也今者禮廢法亡治道紊亂可謂極矣
然先王之典章猶在而莫之修擧大小亡法
殿下雖聖賢臣雖多散亂無紀皇綱不張若無
索而馭六馬輕法慢令爲國之大忌禮必入國
問禁古人重禮法如此成周之制每以正歲言
治教政刑懸之象魏振大鐸以徇之百官咸會
以木鐸戒之曰有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大明律
有講讀律令之文大典有輕改舊章者其律絞

不然安得法令堅如金石信如神明而民不犯
哉今學俗奢侈無義無所不至有三尺童子指
之曰此法之所禁無識且恥此先王之法入人
心者猶在也今一令一法皆先王定制 聖上
亦宜遵守而勿失之也書說戒武丁曰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故臣請命公卿群有司通讀
律令 上亦親臨而聽之以申明舊章令群臣
百姓知所遵守者非他意也 殿下方崇用儒
術法律者特有司之職君子事君非堯舜不言
然當今頹頹委靡衰乖之極非法不振又非

君上躬親勉率之勤恐不能有成也其四市肆
者上應列宿以通百貨生利之所出也周禮曰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者吏所治舍也叙者肆
之行列也經者界也自官府之治以至市廛之
叙自我 太祖開國定都分界已別多亂以來
廛事大壞列肆尤甚漢城府掌市廛之政令而
恬然不拘撿不如法者使賈竪紛然爭利物價
無制當今執法之治列肆辨物經市為先古人
論治法亦曰一正朝廷次均田賦次經列肆然
後修學校治軍旅此緩急先後之序也頃者臣

首出此議按古事令列肆各從其叙一如國初舊制拘之以律令賈豎不樂又以爲市肆易次物貨不行夫易粟米絲麻布帛者入市門不得其廛躑躅而歸者無此理物貨之不行賈人之急也彼揣摩時勢慢不畏法執不和賣又造言亂法以濟其欲情狀可惡如此古人有言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豈爲爭利者之不樂而亦慢法而不擧也有司之治行法而民從之而已也律有把持行市專利者計贓重者以盜論況貪利亡法不從令者乎臣竊聞之或以爲無益而多

怨請除其禁列肆無叙闠囂謼亂而官不辨物均市任其無制此王法紊亂也以紊亂治紊亂此正今日之朝廷也臣不知其所謂也後恒之咎大易所戒然進思盡職人臣義也臣徒守古人糟粕不達變通之宜宜為識務者之所笑安敢冒進來群議而忘愢恥哉臣之不敢進者不但褱敗之病朝夕且死而已也伏願 聖明治臣之罪以為妄言眩亂時務者之戒臣死不恨矣公私幸甚

玉几銘 己亥五月

昔殷湯作盤銘周武王命百官官箴王闕比湯
武之盛德也臣年迫老死獻忠無日作王几銘
九百七十六言雖筆力衰老必自寫以獻出於
眷眷之忠伏乞 聖明不以人廢言深思而勿
棄也臣穆拜手稽首獻銘其銘曰
戒之哉戒之哉君惟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
懷于有仁保民者昌勝民者亡警戒不懈于德
于義毋逸豫于位治道不墜尚有典章祗哉臣
強樂不可窮欲不可從偏喜佞之階獨怒讒之
媒貨不可去貨聚則民散兵不可忘兵勝則乃

亂莫謂無傷其禍將長莫謂無害其禍將大事
不思敬亂之㧖也忽不思難禍之招也天命無
常常與有德德惟善政政治者民服政亂者民
不服況一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而不善
千里之外違之戒之哉戒之哉

周禮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命王位設黼依依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

辭掌令疏 己亥九月

臣前受職 命以久病沉綿未及 謝又移受

本職权召至此臣受 命感激自量賤分不知
所達臣自六月濕泄卒重因以沉劇舁返鄉廬
危困阽死至今九十餘日軀殼徒存元氣已盡
臣衰老之年病益危苦死亡無日邦憲重地不
可虛帶職名引日曠闕况今 葬禮不遠 王
體哀毁沉疚百僚憂遑此時固不敢言病辭退
而臣冒萬死仰瀆微私不避重誅者臣之情事
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也伏乞 聖慈寬恕之特
賜恩遞仍 殿下仁愛庶物之德曲全哀憐令
生死於 恩澤之中也臣不任懇迫之至謹昧

死以聞

進講說

庚子正月二十五日晝講中庸首章至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進講畢進曰慈臣盡陳文義更
無所達請以喜怒二字推演以畢前言上曰
言之對曰帝王之喜怒與匹夫之喜怒不同喜
過則流入於豫怠怒過則有急酷之弊因此賞
罰不中四方失望天命人心之去就一事雖細
實係於此宋浚吉進曰許穆讀書之人所言極
是請留心採聽焉仍進言曰慈臣各陳所見惡

切實時弊臣請陳賤見臣本以不才冒忝職事前後五入國事之頹敗漸不如初自　殿下臨御以來庶事懈弛尤甚臣私憂妄慮若此不已終必至於無可奈何之地記曰政亂民散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此出於君道不強私枉恣行紊亂無法至於此極妖孽者人事之影臣竊觀今日人事之悖壞災異百出不足怪也　聖明取用人才至於鄉曲小譽無不畢用而百職廢墜日以益甚朝廷有用人之名而實無用人之效臣竊惟之古先帝王遇災修省豈徒側身修行

而已也必有施設之方振作頹靡之舉今 殿
下以 祖宗創法之意為心勿以尋常今日行
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望中興大業來後吉云
云三代之治固盡矣唐虞吁咈之際其施為節
目後世無從考據孔子之時夏商之禮亦無所
徵於杞宋臣愚以為精一執中堯舜禹傳授心
法出治之本以此為法當此危亡岌岌之際一
分維持之道率修先王舊章為今日切實之急
務也事苟不悖於天理之正人事之公而行之
無弊三代之治不過如此也 先王收舉人才

未及盡用其才社稷無祿 先王奄棄群臣此
後之責實在 殿下臣年迫老死事 殿下無
日今日所進實無死之言也宋浚吉進曰此人
每以去歸為心請 誠心勉諭 上曰如此講
學有何所勞
二十六日夕講通鑑隋紀治書侍御史李諤上
書禁文體浮薄講畢進曰諤此言非也 上曰
何也對曰一時政刑治體發於聲音著於文章
故古人聽其音而知其政見其文而憂其時諤
不知此不治其本而欲禁其末不亦左乎 殿

下欲變當時之文體躬勉忠信敦樸之義朝廷有忠信敦樸之治四方不令而從之其文體浮薄自變

二十九日晝講進講大學衍義格物致知章宋浚吉云云穆曰心與物有相感通之理浚吉曰李翊曰矣對　上下答問更端浚吉云云旣畢穆曰心與物相感通之說臣旣發端請畢前對

上曰言之對曰天理感通無間先儒已言之詳矣今取其易見者論之　殿下以公正無私臨群臣群臣亦以公正無私事　殿下矣若　殿

下一有私意係心則群臣或以私意迎合上心者感通之理亦可見於此矣此理甚明知經筵讀命夏及後言皆曰此言極是云云

追正喪服失禮疏二度丁三月

伏以臣於大喪成服之禮以爲禮官所職當有國家舊典但從諸僚論方喪之矣還鄕之後因本縣得見大臣議詳移御時節目然後乃知大王大妃特期年之制當初喪急遽議禮諸臣或不得詳盡而有此失也儀禮註疏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

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為長子註曰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已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已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

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
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故
期服章註曰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
長二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長子庶子爲後是
也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 亦以庶子爲後則
期年重適適相承之義也昭顯既早世 孝考
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 宗廟 大王大
妃爲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也今降爲
期年之制夫三年之喪爲父父至尊也爲君君
至尊也爲長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

將代己為 宗廟主也今 孝考於大王大妃
既為嫡子而又踐阼即位當王體之尊而其服
則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其何所
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既為之三年則為第二
長子承重者當服期年不見於經文為長子傳
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適子有
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
傳重立庶孫為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為後
曰體而不正立適孫為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
謂立適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為

長子三年也 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節之
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况三年之制乎請令禮
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今 大喪
之練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且無
及矣臣年迫老死加之以偏虛麻痺日以益劇
臣素患眩病更重犬馬微衷雖切顒 恋之誠自
量精力已亡無可為矣况風憲重地亦不可以
衰亡垂盡之餘任其倦惰冒居曠職伏乞 聖
慈憐臣特許 恩遞公私俱幸

再疏上喪服圖

伏以臣得見左參贊宋浚吉進劄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大相不同皆據禮爭論曰知此禮也此大禮此禮不定將何以爲禮也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爲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旣爲第一子服斬則爲第二長者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爲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爲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

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有舉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為長子斬衰三年為衆子不杖期是也舉衆子則庶子在焉衆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是也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蓋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大夫降其庶子嫡子庶子

其分不亂如此而至玄孫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號乎毋論嫡子庶子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爲長子斬衰三年者爲第一子乎爲正體傳重乎 孝考以 仁祖繼體之嫡子既以承宗廟而君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降而爲期則是體而不正之期歟正而不體之期歟抑傳重非正體之期歟臣不知其故也與臣所論大旨既左節節相反禮家煩蔓辭說

紛紜號為聚訟之門自古如此然至於喪服大節條理嚴截不可紊亂臣謹以喪服為長子斬衰三年期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條列為圖以獻本以經傳參以註疏令輕重之宜上下之等了然易曉伏乞

聖明裁擇焉

儀禮爲長子喪服圖 通行雙書皆從註疏

父爲長子

註不言嫡子通上下也

亦言立嫡以長

釋嫡子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太子亦不通上下註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

正體於上 疏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上已又是適承之於後

又乃將所傳重也 疏為宗廟主也有正體傳重二事[illegible] 乃得三年也

庶子 疏庶子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 小記曰不祖與禰也[illegible]

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註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

一則正體不得傳重 註嫡子有廢疾不[illegible]若死而無子不受重[illegible]

昔

臣按父子為體嫡子
嫡孫為正庶子庶孫
為不正

二則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

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

臣按號註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
死也則張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
名長子而其服既在所養三年蔭不嘗
德以為體而不正置之於雖承重不得
三年之列也立庶子為後
之庶子非嫡妻所生明矣

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也

臣按右四曰以嫡子庶子庶孫庶子嫡孫正
對而分言之嫡子庶子之別如此非一如
下得為長子二年之庶子達別
於庶子故與妻子同號者也

母為長子三

疏母為長子在齊衰以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服斬之義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註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

期服

疏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三

長子之妻等不降論

親則絕

臣按經既曰為長子三年期服疏又曰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當服三年之長子不當在期服條明矣長子當嚴期年者懸以為雖承蓋不得三年者是也故曰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立庶子為後則期年

三疏 啓下

伏以臣愚不自量妄論 國之大禮辨議特難

含糊苟且是非不定已浹旬月臣荷　先王寵
擢之恩臨當大禮何敢不盡言於　聖明哉右
贊成宋時烈獻議臣老悖反復思量終不通曉
朝廷已定之論强言不已以畢前說罪合萬死
第一子殤而死其禮固不舍不贈不立主不爲
之服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爲後此所謂立嫡
以長死則當服三年若第一子成人且有子死
而旣服長子之喪而嫡孫或他故或殤而死立
第二長者爲後則此非立嫡以長耶旣曰嫡妻
所生皆名嫡子毋論殤與不殤第一第二苟爲

正體傳重其服在三年條下今以 孝考之喪
強而引之曰立庶子爲後不服長子之服可乎
所謂不貳斬之證臣允不知其所謂也禮適人
之女爲舅斬不爲父斬出繼之子爲所後父斬
不爲本生父斬此之謂不貳斬也爲長子斬所
重在正體傳重旣立嫡以長則三年者所以適
適祖承而尊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
之嫌也 孝考以 先王嫡子旣已承守宗祊
君臨臣庶而其服反輕何也昔 明宗之喪禮
曺以爲 恭懿殿於 明宗爲嫂叔嫂叔無服

奇大升曰兄弟相繼既已繼體之重持父子之服則兄后之爲之也亦如母之視子於是禮曹定行三年之制其事具載李滉奇大升遺書嫂叔且然況 大王大妃於 孝考爲親母親子者乎經常大禮萬古不易今 太王太妃爲 孝考不行三年之制而服立庶子爲後者之朞年可乎以立庶子爲後之庶子爲嫡出之衆子以爲庶者衆也以 孝考爲 仁祖之庶子執爲證據臣以爲不然嫡子庶子之別已盡於前後疏及喪服圖矣如以爲衆與庶一也衆庶黎

庶臣庶之庶固然也不有遠別之嫌而無擇於嫡庶之庶可乎晉愍懷太子以庶子爲太子及薨司隸從事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之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旣爲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然則雖承重不得三年之庶子爲妾出之庶子非臣所剏爲之說也古之人亦有言之者證據甚明彼數臣者固習於禮者也且爲　先王宜無不熟講而盡心焉者也

以臣愚見竊恐有四方後世之議也 副護軍尹 書遺右二尹

擺認皆上疏得罪右相元斗杓又上疏論禮更有救識事竟不得行

答宋三宰書 浚吉

承諭深謝深謝傳所謂衆子庶子分限嚴截但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之庶子不分衆子庶子鄭玄曰庶子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其註曰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立庶子爲後之庶子與此大不同不待卞說而自明矣儀禮喪服父爲長子疏立嫡以長下

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其傳曰何以三年也正
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註雖承重不得三年下
曰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若不分嫡子妾
子同謂之庶子何以謂三年不得三年之别也
以此求之無所疑晦也如何還褻甚望不宣

記言卷之六十四終

記言卷之六十五

自序一

叟頃年自海上歸作師心老德銘李陟州三
世碑三年作雪翁先生銘今夏又作龍洲碑
叟拙憃於人事不及中人皆泊以爲專心古
人之書年至老死又曾下不得古人之奧猶
篤好不已說讀粗粕而已篤行不如師心見
事不如雪翁剛果不如挺而廉介不如龍洲
歷擧遂逢枉跡以爲後人戒作自序

許氏出自駕洛後分爲孔巖之族見於譜牒者

始於麗興至今八百年三世祖賛成公事 中
宗仁宗明宗以爲乙巳之獄坐死者多寃常不
快爲 上言之用事者論以黨逆付處北邊以
歿先祖別提公心痛恨之終身不出吾先子仕
宣仁間終抱川縣監外祖白湖公落落不適於
世官不顯止儀曹正郎白沙李相國作白湖詩
卷序具言之明 顯皇帝萬曆二十三年十二
月己酉穆生生而有文在手曰文自字曰文父
眉長過眼別號曰眉叟自幼擇樂聞前言往行
比長從從兄雪翁講爲學之方平生無他嗜好

好讀書肆力於諸子百氏書三十年卒無所得
反而求之六經五十成文章亦不見知於世始
仕　孝宗元年時五十六八年以考工正郎爲
司憲持平明年陞掌令時宋時烈宋浚吉兩人
者方用事於朝首言伐胡策勸　上開遼左之
役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也其銘曰戒之哉君惟
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懷于有仁保民者昌
勝民者亡警戒不僭于德于義毋逸豫于位治
道不墜尚有典章祗哉日強樂不可窮欲不可
從偏喜佞之階獨怒讒之媒貨不可去貨聚則

民散兵不可忘兵勝則乃亂莫謂無傷其禍將
長莫謂無害其禍將大事不思懼亂之萌也忿
不思難禍之招也天命靡常常與有德德惟善
政政治者民服政亂者民散況一言而善千里
之外應之一言而不善戶室之內違之戒之哉
又上䟽言事　上特用二事其一曰古者屯田
皆在邊邑空地其法用戍卒寇至則戰寇退則
耕積儲塞上轉漕之費省而兵食自饒有以服
羌狄無隣國此屯田之利也漢之金城晉之壽
春襄陽荊州是也高麗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

諸防戍皆置屯田及其末世所任非人耕種無實収納倍之令戍卒號怨而自備不足則補貸而益之不堪則亡逃相繼不但兵食不給兵額且耗我　太祖初定四方首罷沿海屯田聖祖深知軍務之重而利小而害大則罷之不吝今之屯田與亡麗之末弊相反而為害則均也鮮人為之諺曰屯粟四分収納一貯遺一田官私食一屯田雖廣屯民辭衆皆非國家之利也其置屯皆在内地無兵處所謂屯民皆騎兵步兵水軍保人工匠官屬公私奴隷逃亡逃亡一族

及作姦犯罪匿作者相聚不係於編戶行止自恣官不得呵村落强盛處處皆然比之良民見戶幾盛倍之其所墾田亦太半田籍所載租稅之田空地實少其所得一所失百亦猶以爲利乎國家累經禍難加之以畏壓日甚民困國弊而衙門規利廣置屯田許民免租免役令安飽無禁反爲法令所不禁實驅民之淵藪也如令田賦日縮民數日耗邦業日削此衙門之弊也軍務大事旣治之以積久欲調兵食則有掌軍需積儲之職者焉欲治器械則有掌造兵器之

職者焉更設餘外之利不顧國家之大害亦非將相大臣為社稷長慮遠計也其二曰市肆者上應列宿以通百貨々利之所出也周禮曰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者吏所治舍也叙者肆之行列也經者界也自官府之治以至市廛之叙

自我　太祖開國定都分界已別多亂以来廣事大壞列肆无甚漢城府掌市廛之政令而皆於不拘檢不如法者使賈竪紛然爭利物價無制當令執法之治列肆辨物經市為先古人論治法亦曰一正朝廷次均田賦次經列肆然後

修學校治軍旅此緩急先後之序也頃者臣首
出此議按古事令列肆各從其叙一如國初舊
制拘之以律令賈竪不樂反以爲市肆易次物
貨不行夫易粟米絲麻布帛者入市門不得其
廛躊躇而歸者無此理物貨之不行賈人之恙
也彼揣摩時勢慢不畏法執不和賣反造言竄
法以濟其欲情狀可惡豈爲多利者之不樂而
亦慢法而不舉也有司之治行其法而民從之
而已也律有把持行市專利者計贓重者以盜
論況貪利亡法不從令者乎臣竊聞之或以爲

無益而多怨請除其禁列肆無叙闘嚚譊亂而官不辨物均市任其無制此王法紊亂也以紊亂治紊亂正今日之朝廷也臣不知其所謂也疏入 上知屯田之弊立罷之令列肆皆從國初定制未幾洪重普白 上以爲列肆改易市民不樂而罷之屯田 上旣罷之而後月 上薨衙門乘喪遂不罷 上薨而凡喪禮之大小皆出於二宋而五日而不成殯逾月而不成殯穆上疏曰殮殯大節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也今有 梓宮改作之變禮而上溱一節

出於既殯之後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
畢塗屋貴賤皆帷帷者尚幽暗也所以之幽之
義也今寶器不陳羽葆不舉無聲三啓三之節
而啓殯無節每間日一漆殯禮未成三十餘日
臣恐所以奉 先王之道必誠必信者及不得
盡於禮也古者漆棺無常數檀弓曰君即位而
爲椑歲一漆藏焉椑者杝棺也然則湯在位十
三年杝棺十三漆武王在位七年杝棺七漆今
梓宮上漆雖不准長生古制比之湯武之椑則
已厚矣況今漆數十五以古禮言之亦不可謂

之不厚也然矣 聖上自致之至意不欲以違制而還已也臣愚以爲外梓宫上漆不限以當式如今日梓宫之漆回山之前月日尚多得積漆堅厚則甓甓者實內外無異也禮無未安之憾而於帷殯尚幽之義亦得矣又以 太王太妃三年之制上疏爭禮其疏曰儀禮註疏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雖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

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唯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故期服章註曰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

子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長子喪子爲後是也
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爲後則朞
年重嫡嫡相承之義也昭顯既早世　孝考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宗廟　太王太妃爲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也今降爲朞年矣
三年之喪爲父父至尊也爲君君至尊也爲長
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己爲宗
廟主也今　孝考於　太王太妃既爲嫡子而
又　踐阼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體而
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其何所據也設令

第一子死也既爲之三年則爲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期年不見於經文爲長子傳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適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孫爲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爲後曰體而不正立適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嫡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爲長子三年也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則之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況三年之重乎請令禮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又進喪服圖仍復上疏

曰參贊宋浚吉進劄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節

節相左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即為第一子斬則為第二長者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為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服傳註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又曰庶子妻子之號有舉

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
不杖期是也舉衆子則庶子在焉衆子長子之
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謂之衆子亦能
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
年是也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
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蓋
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大夫
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大夫
降其庶子嫡子庶子其分不亂如此而至於雖
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孫否適孫之別

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號乎毋論嫡子庶子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爲長子斬衰三年者爲第一子乎爲正體傳重乎　孝考以　仁祖繼體之嫡子旣已承　宗廟而君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降而爲期則是體而不正之期歟正而不體之期歟抑傳重非正體之期歟臣不知其故也臣謹以喪服爲長子斬衰三年期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條列爲圖以獻本以經傳參以註疏令輕重之分上下之

等了然易曉也
又作三上䟽曰右賛成宋時烈上議臣老悖及
復思量終不通曉朝廷已定之論强言不已以
畢前說罷合萬死苐一子殤而死其禮固不舍
不贈不立主不爲之服立嫡妻所生苐二長者
爲後此所謂立嫡以長死則當服三年若苐一
子成人且有子死而旣服長子之喪而嫡孫或
他故或殤而死立苐二長者爲後則此非立嫡
以長耶旣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毋論殤與不
殤苐一苐二苟爲正體傳重其服在三年條下

今以　孝考之喪強而引之曰立庶子爲後不
服長子之服可乎所謂不貳斬之證臣旡不知
其所謂也禮適人之女爲舅斬不爲父斬出繼
之子爲所後父斬不爲本生父斬此之謂不貳
斬也爲長子斬所重在正體傳重旣立嫡以長
則三年者所以適適相承尊祖禰之正體推之
一本寧有無貳斬之嫌也　孝考以　先王嫡子
旣已承守宗祊君臨臣庶而其服反輕何也昔
明宗之喪　恭懿殿於　明宗爲嫂叔嫂叔無
服奇大升曰兄弟相繼旣以繼體之重持父子

之服則兄后之爲之也亦如母之視子也於是
禮曹定行三年之制其事具在李滉奇大升遺
書嫂叔且然況 太王太妃於 孝考爲親母
親子著乎經常大禮萬古不易今 太王大妃
爲 孝考不行三年之制而服立庶子爲後者
之斯年可乎以立庶子爲後之庶子爲嫡出之
衆子以爲庶者衆也以 孝考爲 仁祖之庶
子執爲證據臣尤以爲不然嫡子庶子之別已
盡於前後疏及喪服圖矣如以爲衆與庶一也
衆庶黎庶臣庶之庶固然也不有遠別之嫌而

無擇於嫡庶之庶可矣晉愍懷太子以庶子爲
太子及薨司隸從事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
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
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之者曰君父立
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
接曰嫡庶之名非建立所易然則雖承重不得
三年之庶子爲妾出之庶子非臣所創爲之說
也古之人有言之者證據甚明而誤天下之大
禮不顧百代之非議以成 殿下之過舉與臣
冒萬死終始力言者也於是二宋怒穆斥爲二

陟尹善道上疏言宗統嫡統仍極言兩人者用事太尊政院不納反目之以凶疏以感怒　上心焚其疏於闕下善道竄北邊之三江三江古極邊之瘴窮北究處之地善道年八十人人以言禮相戒以為疏無益一不上作正體傳重說其說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正體於上者疏以其祖父嫡嫡相承已又是嫡承之於後也又乃將所傳

重者疏又乃將代己爲　宗廟主也有正體傳
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庶子疏爲父後者之弟
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
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
與妾子同號也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註
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一則正體不得傳重嫡
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二則傳
重非正體立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
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爲後是
也四者以嫡子嫡孫庶子庶孫互對而分言之

嫡子庶子之別如此有舉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期是也舉衆子而庶子在焉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嫡子庶子其分如此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也故亦齊衰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嫡嫡相承謂之正體傳重乃得爲三年也衆子承重者同

絰爲長子三年非爲第一子也爲正體傳重爲
正體傳重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不三年
第二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禮重今以爲
旣爲第一子不受重者三年爲第二子受重者
不三年則禮係於人傳重反輕不知此何禮也
被殺不貳斬之名以爲旣爲第一子斬更爲第
二子不斬此大不然設言之有父亡而爲人後
者旣爲本生父斬爲所後父不斬乎子爲父斬
父至尊也臣爲君斬君至尊也父爲子斬重祖
禰之正體其義一也昭顯旣早世 孝廟以次

適　先王擇賢而立之檀弓之免子游之褒也
之於此亦有大不可者昔周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
常大義萬古不易易則人之紀亂矣亂則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之倫斁矣君子懼焉
受　命三日辭朝行獵貊谿山阻阸七百里至
江陵江陵濊墟漢之滄海郡也其南三陟古悉
直新羅附庸之國亦曰南沃沮深山之地早寒
五谷不生唯黍生之其人樸騃多壽考其古事
立春祭先穡播五谷擊鼓徇于道路以發春氣

其祝曰攝提司辰盛德在木虞用粢盛祈百
穀
東界風氣絶殊或冬日多溫夏日多寒或白日
昏霧或一日之内風陰異候禾穀東風則實西
風則枯海上無子規多鵂鶹五月摘三寸椹
三陟諭鄉約文曰周禮教典保息六慈幼養老
賑窮恤貧寬疾安富施教十二以敬則不苟以
讓則不爭以親則不怨以和則不乖以辨等則
不越以土俗則不偷以刑中則不虣以恤則不
怠以節則知足以能則樂事以賢則慎德以庸

則與切薦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糾之以不
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正
歲懸象讀法徇以木鐸以率其不服教者故謡
俗之美稱三代之盛今呂氏鄉約朱子增損凡
四十七事殆古之遺教朝廷憂悶百姓播告中
外須行鄉約之法以補成治教甚盛舉也府使
欽奉　明旨恐其怠惰廢弛謹條列鄉約要領
表出國制禁典共百有三事又添入陶山約條
申告父老約正父老約正等皆思勉飭以率鄉
黨子弟令謡俗不亂亦父老約正之責也

三陟國之極東海上窮處古悉直氏之墟去京
都七百里海氣常暗多侌風海惡幽怪萬變乃
作東海頌刻石海上凡一百九　餘言其頌曰
瀛海漭瀁百川朝宗其大無窮東北沙海無潮
無汐號爲大澤積水稽天浡潏汪濊海動有曀
明明暘谷太陽之門羲伯司賓析木之次牝牛
之宮日本無東鮫人之珍涵海百產汗汗漫漫
奇物譎詭宛宛之祥興德而章蚌之胎珠與月
盛衰旁氣昇霏天吳九首怪夔一股颷回且雨
出日朝曨轇軋炫煌紫赤滄滄三五月盈水鏡

圓靈列宿韜光扶桑沙華黑齒麻羅撮髻蒲家蜒蠻之蠔介蛙之猴佛齊之乎海外雜種絕黨殊俗同國咸育古聖遠德百蠻重譯無遠不服皇哉熙哉大治廣博遺風邈哉三年罷宮歸建亡時議立啓聖祠叔梁廟也此非禮之祠也述天子諸侯祭法學制作祠說凡六百餘言其說以古昔聖王之制祭祀也有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獻祼之序有宗廟社稷四郊四望四類百神之兆祀事主嚴約而大備具舉而不煩蓋自禘嘗宗廟之享遷祧壇墠之禱以及

下祭凡五等自天地祇示以及四方四時日月星辰四海五嶽四瀆原隰墳衍淵澤井泉凡出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飄師雨師司民中霤國門國行泰厲竈户之神又如先火先卜馬祖皆有祭禜蜡而郊龍見而雩玄鳥至而立郊禖妾子始蠶薦鞠衣於先帝師則禡巡守則祀方明射則祭侯蜡則先嗇司嗇百種農郵表畷禽獸皆索饗之四方百物之靈無不畢饗而爲仁至而義盡者也周禮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䟽曰此明

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王制天子命之
教然後爲學者是也祭法又有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農
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
氏之子句龍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序星
辰以著衆堯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
鯀鄣洪水而殛死禹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
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謚武二以武功去其戕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啓聖之祀上古不可知推其可舉者言之少典生軒轅帝嚳生堯瞽瞍生舜鯀生禹主癸生湯周時禮樂大備嚳四代之所郊禘也少典瞽瞍鯀主癸未聞以生聖人而報食者既於禮無所據其不當祭明矣苟禮之當祭者山澤之怪物百種衆鄙褻暖禽獸皆索祭而昌嘗遺生聖人者也禮之不當祭者不在祀典而黷祭之非禮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孔子以爲諂也尨非事鬼神之道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黷于祭祀時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惟祀無私惟聰明聖智能盡之矣得之不得增一祀不得不得減一祀矧曰議禮制祭天子之職也叔梁氏啓聖之號蓋始於元非古典也禮廟饗不出國實沈遷于大夏寔之世封於太原晉人嘗祀之舜崩於蒼梧南疑有舜廟鯀殛于羽山羽山有鯀廟稷周人享之周有稷廟太公封於齊祭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吳有泰伯廟曾有孔子

廟叔梁氏設有祠雖非禮之祠祠於魯則猶可言祀於學則不可祀於學亦元人失禮也既釋奠于先師又惟其所自出以祀之非禮也禮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常祭不及先聖學殺之主在先聖亦不在其所出也祭非其類鬼神不歆

鬼神之感應昭著祖考之於子孫同一氣造化無窮之氣皆一氣天子主天地諸侯主山川百神侯爲郊天祭地四時四郊凡百神之報各有氣類祭孔子於學亦氣類之饗也

述唐虞以來至周秦之際王道缺六經之治亡
矣詖說邪行並作陷人心亂大義亡國隨之際
釋亂曰詩明三綱五常徵存亡辨得失書記堯
王之事禮決嫌疑嚴等威正人紀樂諧神人和
上下協萬邦春秋大一統定民志褒善糾邪易
言萬化之變詩之風書之記禮之節樂之和易
之化春秋之義聖人之大經也伏羲至純厚堯
舜之大公禹之成九功湯武之大權此聖人之
大義也敎莫正於詩書禮樂政莫善於春秋神
化莫大於易虞夏殷周之隆皆六經之治也治

道既一天下大順名正則禮立禮立則民順民順則樂興幽厲亡周平桓不振聖人之教廢六經之治亡矣於是諸侯力爭異端並起各自為宗爭言治道亂聖人均也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法家之少恩名家之繳繞皆使人亂德而不返管氏言七法相桓公為五伯首其後商君以墾令二十廢井田開阡陌務耕戰濟之以刻深又有智謀術數之說用潰裂而不可禦老聃言道德無名以虛無為宗其後有莊周列禦寇王詡者稱鬼谷子祖老聃作捭闔抵戲為天下

亂首申不害言刑名荀卿言性惡荀卿之後有
韓非李斯斯事始皇一不師古而專以法術持世
焚詩書坑學士天下遂大亂此非一朝一夕之
故所由來漸矣人異論師異道廢聖言滅先王
之道至此極矣嗟乎周道衰孔子不得位百家
亂教爭為譎詭辯詐憯刻悖亂變古易俗秦漢
以來天下無善治職此之由也古者聖人為之
防有亂名改作執左道以疑衆學非而傳順非
而澤皆必於大辟然至於德衰天下莫能止也

萬曆二十三年

至清康熙十二年

凡八十年

記言卷之六十五終

自序二

甲寅八月 顯廟登遐今 上即位才十四其
十二月旣葬 先王 上以 先王末命首正
邪禮言已死烈竄某以大司憲被 召一年五
遷至右議政時領相積專國政已三世恩寵傾
朝尹鑴已薦名於 孝廟時至是乃出言疵詆
事致貴用某曰國勢大壞人心離散長意天下
之功不顧國家之大患將殺人亡國而有不計
者國之大計果如是耶鑴不悅某年已八十老

不任職乞退不已乙卯夏　仁宣太妃練祭議
定練事節目禮曹啓以大臣議從金長生之說
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某上議曰金長生之說
不知何據而考之禮經則不然既夕禮曰居倚
廬不脫絰帶晝夜哭無時又曰迺哭惟朝夕哭
不奠喪服小記曰無事則不闢廟門哭於其次
喪服傳曰既虞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又曰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疏曰既練之後
無朝夕哭惟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
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朝奠如儀既虞罷

朝夕奠唯朝夕哭又小祥華止朝夕哭三年之
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
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也禮有奠而無上食有
始死奠有小殮奠有大殮奠有朝夕奠朔月奠、
薦新有黍稷喪大記補曰朔月月半殷奠自始
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於是始有
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人生
則有朝夕之常食死則有朔月月半之黍稷殷
奠既大祥有四時之祭禮制有節隆殺有漸闋
廟門之禮既止哭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

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實
無貌非所疑也先儒臣李滉曰細觀禮意卒哭
漸用吉禮朝夕之閒哀至不哭惟存朝夕哭練
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
漸殺若有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會哭臣
謹歷考經傳条列以上以領相右金長生議議
不用鑴言 太王太妃爲 孝廟當服斬以重
尊君之義引魏晋故事爲言 上問于大臣穆
上議曰通解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
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爲天

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
疏曰諸侯諸臣爲天王斬衰君傳曰凡與諸侯
爲兄弟者服斬疏曰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
屬之親者皆服斬衰兄弟俱爲諸侯則各依本
服齊衰章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
降母亦不敢降也疏曰以子爲母齊衰母爲之
不得過於子爲己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
可得服其服齊衰不杖期註天子諸侯絕旁期
正統之期不降故兼云齊衰正統大功亦不降

父母為長子三年以祖先之正體也蓋已極無以加矣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兄弟俱為諸侯者尊同尊同則服其服太后之於國君尊同有母子之本服父為子斬以正體傳重也母為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己也可服凡喪為天王斬疏言諸侯諸臣為王斬不言母后為王斬五服圖族祖出於高祖諸祖出於曾祖諸父出於祖兄弟出於父子孫出於己正體之尊不係於五屬君臣之義雖嚴父子之倫何可廢之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絕不絕則

無斬此喪服之大義也魏晉故事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為天王斬尹鑴言此禮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議既上有更議之 命復上議曰儀禮喪服斬衰章文為長子斬為正體傳重也齊衰章毋為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己也此言長子本服周官司服職曰凡喪為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為天王斬毋后與諸臣為天王同斬經不言儀禮君疏曰諸侯死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兄弟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

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服以太后之尊旡下於姑姊妹女子子而不得服本服乎父子大倫不可以同國論也三從本於高祖再從本於曾祖從昆弟本於祖昆弟本於父子孫本於己五屬係於正統正統不係於五屬以父母係於五屬無此理然則本支之序亂矣天子諸侯絶旁期尊同則不絶故服本服者無斬太后爲嗣君斬魏晉故事非三代之禮也今尹鑴建此議臣以爲不必太后爲嗣君服斬然後君位益尊也領敦寧金佑明上劄言曾母孟母之喻發內

庭讒說於是中外大疑某內 上曰 慈聖預
臨國政 殿下不敢受 命此帝王之大孝也
內庭讒言必召與佑明對辨然後讒言不行中
外之疑釋然矣 上召之佑明不出乃止佑明
又言二公子私奸事已下吏 上命赦出二公
子曰誤聽人言使骨肉至此追悔大慙首相積
上特拜都體察使治兵事募四方驍勇召集京
師人心擾亂某上政弊仍言曰昔 宣廟世李
元翼爲都體察使視師出邊病不能出 上令
開府京師元翼謝曰人臣持不禦之權在朝專

制不可即力疾乃出此古事也方今賴　殿下
神聖四方無虞而置體相開府王城以尊制四
方此何事也受　命大臣必不以無名大權自
居也積遂辭謝乃罷而體府屯田猶領之如舊
未久鑴白　上得復爲之時有告廟之議爲首
相所沮今其首罪者旣免死放諸四裔告廟不
加嚴不告廟不加寛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宗廟之禮聖王追孝之大節國
有事則告雖常事無不告其大事立君封國治
成制定須朔巡守征伐朝覲會同蒐苗獮狩郊

祀藉田皆有告曰曰事之祭有事不告君子以
爲慢於禮也禮慢則宗廟不尊孝悌不備　先
王覺悟奉　孝廟之禮貶降無義釐正未終遷
棄群臣今　上克遵先王末命旣正邦禮尊大
統　先王之典禮旣定擧事必告禮莫大焉沮
遏之論曰張無辭則以爲過時迎合並起造言
誹謗百計沮抑如季孫徒衆貿君此所謂君臣
失紀志上寒心昔齊十二年祫至十五年乃祭
魯孟春之禘至孟冬乃祭今曰事之祭以過時
而遂廢何義也天子諸侯所尊莫大於宗廟敬

之斯承之矣愛之斯盡之矣今 上能繼志述
事與禮旣正人心大定國之大事且莫大於此
而終無日事之祭有事必告之義安在其有國
之蓋非恭承宗廟意也事竟不行
作春秋義曰春秋之書首言大一統以明仁義
之道尊君卑臣行王道正人紀褒善糾邪使亂
臣賊子禁其奸而不得肆春秋之教也爲人臣
不忠不嚴朋黨比周悖道蔑法以遂其私春秋
之禁也弑君亡國皆由於此於是有天討天誅
御世正治莫善於春秋知春秋之義然後嚴君

仁親之理得天道人事各由順正寒暑序風雨
時妖孽不作易之化禮之則樂之和詩之風書
之政春秋之義皆聖人之用而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某在朝嘗念國事日非人心日離上劄論事曰
上有志圖治召用文學與民休息人心懽豫遐
通歸心謀國諸臣以爲千載一時各言計策於
是中外多事百姓騷擾紛更旣多其中言兵事
者其事最大其害最深古之人有言曰强國在
兵亡國在兵頓　殿下神靈國家無事黎民樂

業遏境無相火之警而一朝整戎率語器械等
要害人心謟謟若朝夕有變者上之所令下之
所趍前時畊者談農賈者談利工者談善巧各
專其業通衢大都其俗儇利山峽之人樸騃出
於性者然也王部禮法之本而衛門盛强養兵
徧萬鬪士如林衣短從馳馬試劒著盧城又設
萬人之科此科甚無義農工商賈傭隷下賤皆
得科目雖深山谿谷少入事之鄉亦莫不張弓
瞋目語雖自以為得此時晩矣爭慕爵位或二
事不得意則吞出氣力以爭鬪爲能此屬多萬

人出身諸衙門軍官牙兵卒伍已得無賴無恥
自恣不屬於兵籍以此推之一國之内皆然自
朝廷之本以至四方庶賤氓隸名分紊亂棄禮
義捐廉恥忠善畏法之風亡矣此亂國之治也
臣竊憂之屯田固兵家之利也古昔中國盛時
夷狄寇邊至於兵連禍結屯田塞上空地寇退
則耕稼以省轉輸之勞寇至則入戍以待奴之
衰弱今之屯田皆在内地膏壤墾田屯卒日衆
四方避役逃賦者皆是田賦日縮戶口日亡至
於國不爲國可爲寒心前朝之亡家兵盛强國

內苑田布滿列邑其弊至於亡國王城之內武
衛太盛苑田漸廣邦賦日削亦不屬於兵食本
朝三百年無此事先王之制雖治平偃武之世
亦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制軍糾邦之政六衆
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者凶器聖人戒
之方今國之所急在兵事百姓怨苦在兵政度
支經費太半在兵食方今之勢不剝民無財連
歲飢荒畊山不食之田土薄歲易之地皆有常
稅前時昏亂之治亦無此事此有司之罪也然
其弊皆出於兵物故掩骼者襁褓懷抱者皆有

役布此亦何故也此其来已久矣豈無哀於變通之術也此特舉其太甚者云耳又其分疾首愁痛無告難以悉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散則國亡故先王之治保民為大為人上惠澤不下於民而望下之人親上死長之義難矣當今之弊天下潰裂内則朝廷亂外則百姓亂百姓亂其本在朝廷朝廷大壞士異論人異交所忌者直道敢言所趨者形勢利害所蔑者讀書修行文武用才毋論其人之邪正善惡多是私恩厚賂姻婭親屬或市井族屬曩時昏朝之漸不

過如此不圖 殿下臨御而朝廷至此也往路
汚濁廉耻之士誰肯願立於朝也國何恃而不
傾人心何仰而不散災害何弭而不並至哉雖
有聖人不能爲之謀也此亡國之事也善爲國
者制治於未亂弭患於未萌今已晚矣然在
殿下有國之綱紀政法非公正不弃 殿下立
德無私不失公正糾邪慝進良善嚴黜陟罷無
益抑强盛毋安於姑息毋說於便佞毋變古易
俗以承 先王艱大之遺姑息易安便佞易悅
姑息褒懲之治然其禍猶遲便佞難其言順耳

其色善柔乘一念怠傲有以媒孽禍殃甚至於亡國覆宗故臯陶之謨所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毅爲邦曰遠佞人佞人殆大可懼也古明君誼辟能祈天永命無他術也又以災異之劉曰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堯湯被之矣堯曰洚水儆余湯以六事自責聖人反身修德之事也不得於天反身之外更無可爲者也天大旱名不多死此凶旱之極災自古言之臣八下年來初見於庚戌之旱復見於今年矣土山焦水泉涸百穀枯死自 太廟血祭之禱犧幣之事名山

海靈無遠不及而無天道之應何也百姓怨咨多於牲幣之祝耶避殿徙市瞽巫禜責已求神其道盡矣理冤獄蠲政弊節損寬下蓋無以加矣又非特旱乾而已冬雷夏雪夜虹雨雹地震星妖物怪皆非治平之物天道深遠難知未知某人興某妖某事召某灾臣恐切近之灾伏於無聲無影之中禍亂已兆耶臣竊憂之天灾妖孽實由人事之乖亂有國治亂興亡之幾可見於人心世變妖孽物怪者非一今日之人心今日之世變今日之妖孽物怪百出何故也抑寧

知皇天仁愛 殿下以災異示警責勉堯湯之
治也此在 殿下聽德惟聰臨下克明親忠信
遠便佞嚴慎萬幾毋反毋側以恢中興之業人
心悅豫天道大順反災為祥捷於影響德莫善
於從善治莫善於明法政莫善於齊俗德衰於
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暱德衰則禮壞治
衰則國亂政衰則民散總覽權綱聽言思道勿
以逆志順志為好惡以盡公正之道此皆 殿
下敬天懼災慎脩之要道也貨成鑴以度支經
費竭言戶布法此前者俞㴽等所言者也可著

半不可者半　上下其疏令廟堂雜議穆連上
議曰臣竊觀當今之極弊軍伍物故者未除襁
褓兒在籍徵斂之弊侵及隣族歸怨無窮此事
極無據殊非　聖朝不忍人之政必代定然後
變通則搜括閑丁無役者不患無人而皆屬衙
門變通無期愁痛無已時此豈治安之術也亟
罷之以慰人心戶布之弊臣旣畧陳於前劄而
又有大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戶齊
民各計戶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
非先王忠信重祿體群臣之意也邦國維持而

不亂者禮義也禮義既亡雖有鬬士如林積貨
如山不足恃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庶
賤居半既以出身為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
之也皆以士大夫之末一朝出布與編户齊民
等必心怒而群怨一時不從新法者可驅而罰
之其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諸生等亦皆兵曹
主管計口収布一如凡民無役其心恥之亦非
細故三代之制建學立師教以詩書禮樂優待
禮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
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

爲决不可行也惟 殿下熟察之 上命停其
議以待更議某又作一劄未上鐫被罪死事遂
已户布猶周官之夫布四民不與焉凡民之無
職業者罰之以勸民者也今其法自朝廷百官
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上下
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生
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編户出布聚斂無名事
理無據國勢削弱兵衆太盛又以朝廷之體下
比編户奉給闘士徒隷上下無紀如大貊小貊
事體大壞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

聖人設為法制尊賢親親以教天下者也此法
一行等威紊亂傳曰禮亂則衆散此非細故四
三年來政令煩苛民不堪命怨詈者皆曰新法
之故也新法不起於邦盛之世世衰則法亂故
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此臣所大懼者也今聞
關內外自江南亂後兵食不給以編戶出金無
論貴賤大小此民戶布之制也其舊俗貴壯賤
老上下無法此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言也
見小利不顧大義聖人戒之昔公孫鞅說秦孝
公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富國強兵秦舊臣多爭

之卒以亡秦患生於先利而後義亡先王之法
也苟利於國衆怨縱不足恤先王之制不可變
也一世各有一王之法百代不改輕改舊章三
代之禁也自　殿下即位來民不信法四方騷
然興何故也一二臣言功利大小靡然和附富
強之說可立致也臣恐朝廷無紀四方愁怨亡
國之禍迫矣首春上君德日新歲孟春之月昏
參中斗柄懸在下是月也以立春歲事更始周
官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懸之象魏
使萬民觀治教政刑之象浹日而斂之興新民

之謂也萬邦惟新在君德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敎不能則勸故曰作新民人君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代天理物惟以日新新民之本豈在之慶壽者無疆此其基也故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必日進日新不日進則日退德日退則怠積放肆敗德之事非一溫恭克讓堯舜之盛德毋自滿以招損毋自廣以狹人有不順于德者謫見於妖孽妖孽者亂亡之戒也可不懼哉天

道變易歲序更新君治亦然布德和令與物更
始設其箴曰德莫善於親仁治莫善於保民德
立治成其本在身孜孜益勤聖敬日新遠佞去
憸王道正直四方嚮服天降百福國以和寧黎
民富樂億兆興頌咸曰莫非爾極臣老死病且
入匕四年朝暮且死事　殿下無日謹以君德
日新之訓周箴戒于　上上亦以此自勉臣雖
在九泉之下此　殿下用臣也因親耕議上制
曰正月元日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天子祈穀
于上帝配以后稷乃擇元辰天子躬載耒耜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士賤不與於耕故不及於勞酒九推之後農夫終畝古者藏穜稑之種于后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生而獻之以佐王共郊禘也此帝王之盛節也三代行之西漢時景帝既耕籍詔曰朕親耕示爲天下先也晋四年正月丁亥武帝親籍于東郊戊子大赦司空潘岳上籍田賦稱頌盛儀此漢晋古事

我 中宗八年親祀先農乃親耕籍田先農者

神農氏爲耒耜始敎耕後世祀以爲先嗇者也明宗八年復修親耕之禮農民之望莫如豐年王者之瑞亦莫如豐年詩人歌頌亦皆以壽考豐年 先王躬籍千畝所以爲百姓祈穀而亦以身先之也臣嘗侍 殿下進親耕之說乃退考禮經載籍更歷陳前古大禮盛儀欲加勉 聖德者也

上親蠶議曰親蠶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始生者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蠶

事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也蚕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王制曰中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爲祭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大昕之朝君以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既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因小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水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成君
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也親蠶之禮蓋莫大焉
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本朝亦有公桑蠶室之
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不敢率爾講定更
詢于大臣召致中外博學知禮之士廣詢施行
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親耕序曰禮上春農祥正中日月底天廟春土

脉發太史先立春九日告于稷曰立春陽氣蒸
土膏動當將發蟄不震不渝土脉滿則眚百穀
不殖稷告王王祗祓監農不易於是司空除壇
于籍王命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田畯戒農
用瞽告曰協風至王即齋宫百吏御史皆齋三
日王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
鬯饗醴乃行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
祀之以為農祥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一墢公
卿大夫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稷省功太史

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是日也樂師以同律省風土司寇命其旅田循農師一之農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乃大循王事曰內宰詔后帥六宮之夫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以其考傳類蕃孳之祥也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身自耕以為天下先民之大者在農郊禘之粢盛民之蕃庶事之

供給財之蓄殖協和輯睦敦厖純固皆本於農故聖人重之古者鑪師掌耕宮正掌蹕于將至戒乘輿乃出封人壝宮四塗廣作裸將登降之儀獻種御耦之節皆所以身致誠信盡敬逆釐三神者實儀式百辟耆老百姓莫不懽忻嘆息以為王者之盛節也 上齋三日百官咸戒大雷雨暴風 崇陵有裁親籍之禮遂罷不擧五行志若先王墓崩若山崩皆謂之大裁晉穆帝永和十年峻平崇陽二陵崩帝素服臨太極殿三日三年天大旱 上責己求諫因召對進言

曰旱既太甚田禾大無 殿下禱祀天地山川
百神牲幣之禮畢舉哀愍寃枉親決囚徒又詢
問羣臣令各言其所欲言者 聖德至矣今當
下詢必盡言無隱以答 上意世龍之妻罪雖
犯逆 孝廟寬之貸以不死禁不通私親將三
十年今失其性不知人理云許令任便居住得
終其天年 聖德事也楨禋其犯罪固不可言
臣嘗讀周官經司寇職麗邦法有八辟其一曰
議親之辟鄭玄曰親者若今時宗室也有罪先
請是也臣之親族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則議

之所以教天下之愛親族也慮囚大惠也寬赦
及於衆庶而宗室之親不與焉恩澤溥慱疎遠
畢達而仁愛不逮親近何也恐為聖德之累也
臣職在大臣後不敢不啓　上曰當大旱慮囚
亢囚皆宥而世龍妻　孝廟旣待以不死　亮
王亦欲釋之而未果禎柟等以骨肉至親久竄
遐方　慈聖亦惻然哀憐皆赦之四年夏有李
柳事論王府無法上劄言曰臣見判義禁金錫
胄上疏其按獄可謂明慎無私而何人之言至
此也古人有言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可防

人之口不可防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遂之又從而為之辭臣惛耄以古人事責
望今之人不亦迂且疏乎臣非以有罪者為無
罪周官詰囚有三聽三訊謹之至也今令因不
得盡其辭而罪究之臣未知其故也按法之吏
不敬不嚴專以形勢拘持他日太史書之曰某
朝某時某與某各以怨隙某告某事某發某言
皆下吏按法無法為朝廷羞蓋前古未聞臣恐
朝廷之禍將自此無窮也未上錫胄已謝病不
出始壽代之繼而不堅事前年某辭右相營西

湖至是遂謝病歸

咸興有本宮祠者祀　五王以時大祀內司掌之祀部不知謂之我　太祖舊邸云上疏曰享先王之禮國之大事莫重焉祭主敬享不尋祭法曰嚳序星辰堯均刑法舜勤衆事而野死契為司徒而教成稷殖百穀湯以寬代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有嚳廟有堯祠契之商所封之邑也舜之南疑巡守之國也稷之廟在階有金人銘是也羽山禹修鯀之功也亳湯德之所自也岐太王之荒文王之康也皆列於祀典

四代之所禋祀不係於郊禘禘有時而止祠無
窮今咸興　本宮之祭舊遠不知何自始也
太祖建國立制功烈施於百代固不可言也四
王實王跡所起之祖猶西周太王之肇基王跡
王季歷之其勤王家祭於其國禮之不可闕者
禮所謂祀享不出國百代不毁者也祀式不立
为司供祀事內司小吏掌奠獻祀蓋亦不嚴非所
以享　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為法於百王恐為
後世之譏也鬼神之理甚微享之則格禱焉則
應久則不散謂之非禮之祀而毁之則不可祀

則當立畢獻祼享先王之禮也不當祀而祀諂也當祀而不祀怠也祀而不以禮無祀也古者告祝之辭曰來格來享降福無疆報享之禮顧不重歟惟 殿下下禮官博考古先王之禮定祀禮立祀名置祀官大祀以先大王先王之孝實帝王之盛節也

尹鑴言魯僖復位事自以為大義所在其尊致書亦欲上劄言之復書曰來示愚意則不然頃年作成三間廟於湖西僕聞之私自語以為當時六臣事固是非之所不到而立廟則不可

況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也直欲掩耳而不顧
聞也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曰知禮此聖
人之言也言君之過與諫君之過不同以此推
之此義可明更思之甚善甚善復 貞陵事與
此事體一也 先王之敎置 太宗於何地者
此也雖善爲辭說以有過之言引歸過之君者
知其善也穆頓首 己未正月旣望
臣爲君隱子爲父隱尊君仁親萬古通義也故
春秋孔子諱魯先君之過而今直欲正 先王
之事愆以爲非孔子之敎也諫不聽而去箕子

猶以爲彰其君之過况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也臣而不爲君隱子而不爲父隱尊者不爲尊親者不爲親人之理亂矣

某歸田里一年有訛言聞京城戒嚴遂有江都之變某召至京師以江都之變不得辭歸變定然後乃歸臨行上疏曰　上初登至尊首正邪禮罷人旣黜人心悅服四方想望數年來治道壞亡百姓失望怨咨隨起此何也綱亡政亂朝廷大壞無法無紀捐廉恥棄禮義貪欲無厭人之理蓋極亂矣廢事潰裂衆人各異心立黨相攻

白黑混淆造言相謗至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亟習亡國之治國無蓄猶以爲國不爲國況無法無紀而能爲國乎臣聞國之治亂在人賢良進則善績興而治道成小人用則廢政亂而災害生考之歷代興國亡國一一皆然自古亡國之君誰不欲任用忠良長久治安爲子孫萬世計也所謂忠者非忠所謂計者非計也巧言似信讒言似忠姦邪日進良善日疎國事日非卒至於身亡國敗而不自覺也忠言逆耳便佞易悅雖有聖哲之君或不得免焉此聖人所以畏

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上自以冲年嗣服畀議
兗讓凡國之大事細事必先詢舊臣聽用不疑
此固善矣今領議政積 先王之所顧託 上
之所親信如齊桓之於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既從大責重權位既盛締交戚里以爲形勢
宦寺貴近結爲密客伺 上動靜以爲迎合肩
相門內官之譏勸興作深山險阻城壘萬杵百
姓苦之而以動事感 上意以專權力冀庶孽
子竪所爲多無狀國人所共知掌邦法者莫之
禁因南九萬之疏事始發覺而專擅匿覆盖尤

萬當亂堅卒無事入心益不快反目畏惡嗜剝起
勢之徒布列內外門庭如市賂遺相屬於道路
其所深著貴戚宦寺所親者讒諂面諛 上得
此人行此術欲與之謀國望治難矣彼入相於
時烈時與之相善每論事無一違貳其所指者
當時耳目不可誣也及時烈敗後付合公議若初
無爲同者然矣吾 廟之議起見外戚貴家多
陰厚罪人者乃曰此禮若行則從有難處之事
節節而起沮抑不行大義所重在 宗廟事在
時烈事之難處者果何事也江都賊書出入

心危疑事變叵測而又卽不上聞何也方今上
下無紀人心散亂國事危疑甚於前日及變生
禍至雖有聖人不能爲之謀也彼得君不爲不
專行國政不爲不久而朝廷大潰義理晦塞君
臣之義亂矣稍無廉恥貪欲無厭欺誣成風特
其細故耳臣不敢知當誰任其咎屋大柱小當
受其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之謂
也生民困窮飢饉加之至父子不相保天道示
警妖孼百出天地失常陰陽不和見於災異者
無非人事召之也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君

不循道日失其度暗昧無光各有云爲呂初出
其法牽於女謁日出後近臣亂政日中大臣欺
誣又曰大臣用事秉權藉勢朋翼陰附背使毁
譽並反是非榮辱厥咎日月無光雪霜夏隕列
星失行皆大臣之咎夫大臣之職總百官平庶政
撫百姓經邦國豈但貴其身富其家大其勢酬
其所德報其所怨以足其意欲而已也陛一毁
下察之臣老矣猗　聖明優老盛德得遂身鄉
閭今一年復入循門世道之變人事之亂至此
又極矣又自今過一年一年則當更作何狀世

變人心也人心一散則難合天命係焉臣竊恐
之此在 殿下正心以及家邦嚴宮禁杜私門
辨賢邪正朝廷顯善威惡使良善勸而小人懼
興庶勉恥以師四方君德幸甚邦國幸甚 上
怒朝廷震動復上劄請罪 上以爲聽人指嗾
令之首實其上劄曰沮毀用事古人所戒臣固
知一言出口禍必隨之而目見朝廷潰裂已阽
危亡今當辭訣冒陳不隱 聖批嚴重惶恐隕
越不知所出臣之此言國人所共言者雖當誅
殛推委他人以求自免臣死不爲也伏乞下臣

司貶治臣罪膺藁請命即出國門未及郊外召
相灝白　上寬亂朝士四人權大載權瑎李鳳徵
李淡六年夏有上變事大獄起楨枏積鎬皆死
而烈赦還烈之諸客金壽恒閔鼎重俱召入爲
三公左相鄭知和謝病不出時有謏訞湖西上
拖妖菓年八十六以論事不容於朝歸私第一
年因以罪黜私歎曰老人得於遷所易澤水困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其彖曰困剛揜
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
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其象曰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修經禮類纂冠婚
喪祭朝聘燕射巡狩征伐學校養老自邦國上
朝之禮士大夫禮附焉著經說東事二書經說
言易春秋詩書洪範九疇禮樂刑政時令鬼神
追述虞夏殷周言文齊魯語月令夏小正左國
氏戴說十一衍說九共二十東事自檀君箕子
歷衛滿三韓四郡二府高句麗百濟新羅其政
俗善惡治亂興亡之迹皆足爲後世鑑而諸國
之治載籍所記自檀君朝鮮解夫婁爲北扶餘
金蛙爲東扶餘箕子之後爲馬韓甫傾武爲試

沮高句麗別種爲靺鞨靺鞨爲東契丹滅漢時置滄海郡數年得復國以歲時朝貢貊三代之未已有貊貊之居深山阻阮貊人不知立國於何世亦不知絕種於何世史記不言外記異酋滄海東海中雜種與南蠻之處通貨善謠巧奇技通國輕死好鬪刺兵十二

自銘一百三十字

見續編又有自銘碣陰記

自清主康熙十三年

至十九年

總八十六年

記言卷之六十六終

記言卷之六十七　自序續編

自序續編說

自序成又有續編啓事上疏小劄有取者有不取者有自銘百三十言正體傳重一說又雜著二十老人作記言以自省多言無益古人曰多言多敗舉其大者自序二言事三十言不已多乎古人戒之然窮厄命也聖人不得免焉受命不貳行吾義而已繹研示兆鬼神徵余易澤水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十翼曰困剛揜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又曰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章涒灘收雷三日古庵眉叟題

在憲府啓事 孝宗初喪時

凡奉命出使遭國恤之變者必於竣事之後復
命於殯殿禮也今諸道暗行之臣未及竣事而
禮曹不察遽傳催還之關令御史等連續入來
當初 大行大王發遣廣問之意夫豈尋常循
例之比也今若仍置而不擧則此棄 先王之
命於草莽豈非未安之甚者乎請禮曹當該堂

上推考亟命諸道御史未還者竣事復命（時爲掌令）

答曰依啓

避嫌啓事

親喪主恩君喪主義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君喪不以廢事爲禮故奉使者天子崩國君薨爲位一袒天子九哭諸侯五哭不敢拜賓而已若不問使事之重一以奔哭爲忠其於棄先王之命於草莽何臣所執如此嘗論禮曾行關之失請御史未還者令竣事復命爲大臣所深過臣既已引避而同僚復以大臣詆斥至於爲避臣

以發論之人不可晏然請命遞斥臣職

方喪復古啓事

方喪復古之請旣蒙 允許事下禮曹而大臣持難竟不施行襲謬因循之失反爲不易之常典今國制已不得禮經之制追改一節不可以受服爲拘此先儒已言之也今三代之禮雖缺如喪服四制喪大記檀弓周典宗伯所職經文可據而又朱子君臣服義參酌古今禮節完備今更參入時王之制可以無盡而得宜也往往以古今異制等級品節之差其閒可疑可碍者

皆可愽考商確有以變通而推行之則不但行之於今日而已亦足以傳之後代永為禮令也夫修廢禮正邦典實為新化之所先也請命禮官據禮熟講令大小臣庶得盡方喪之制

合司勸進大位啓事

大喪五日輴攢既成踐阼大禮不可違也臣等瀝血陳請至於一日三四而以哀痛至情不忍遽從羣臣之請先儒有言曰先君之喪雖四方所同易世傳受天下之大義也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羣臣百姓不可一日無君聖人繼序

相承實百王體天紹統之大經大法今禮官稽
考古典修舉册禮義重禮嚴無所更議也體先
王之心行先王之禮抑亦王者之大孝也伏願
抑情深思勉以大義亟從臣民之望
即日遂
即位於仁政殿
尹善道以論禮安置三江又焚其疏趙絅洪宇
遠相繼以爭論得罪諸生言禮者一一禁錮作
正體傳重說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
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
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

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正體於上者疏以
其祖父嫡嫡相承已又是嫡承之於後也又乃
將所傳重者疏又乃將代已為 宗廟主也有
正體傳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庶子謂為父後
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
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同名庶子遠別於
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
祖也註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一則正體不得
傳重嫡子有廢疾也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
二則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

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
爲後是也四者以嫡子嫡孫庶子庶孫互對而
分言之嫡子庶子之別如此有舉衆子而言者
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期是也
舉衆子而庶子在焉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
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舉
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
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嫡子庶子真
分如此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
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也故亦齊衰傳曰何以

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適
嫡相承謂之正體傳重乃得為三年也衆子承
重者同經為長子三年非為第一子也為正體
傳重為正體傳重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
不三年第二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禮重
今以為既為第一子不受重者三年為第二子
受重者不三年則禮係於人傳重反輕不知此
何禮也彼假不貳斬之名以為既為第一子斬
更為第二子不斬此大不然設言之有父亡而
為人後者既為本生父斬為所後父不斬孝子

爲父斬父至尊也臣爲君斬君至尊也父爲子斬重祖禰之正體其義一也昭顯既早世　孝廟以次適　先王擇賢而立之檀弓之免子游之裘比之於此亦有大不可者昔周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易則人之紀亂矣亂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斁矣君子懼焉

上親耕成禮剳 収議後

月令曰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註曰士賤不與耕故不與勞酒之賜

也
耕則王一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各三其上庶
民終于千畝燕則王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下
之所以奉上上之所以禮下有節有儀禮數不
亂然後可謂禮成此禮既見於禮經又載五禮
儀義　先王已行之禮不可闕也大夫以上與
耕者與燕則與正至百官之會不同時之豐儉
亦非所論也
親耕勞酒之禮特曠世盛儀亦非正至之比不
可以正至之禮均視而不舉也

大祠者千計既終　上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之禮也此禮不舉則禮無終禮無終則禮不成事體不可此數者因一時失禮後世以爲遵式則恐有百代之議也不可不舉也更　下詢于諸大臣毋使久闕大善也

上親蚕議

親蚕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始生者先帝先代本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蚕事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也蚕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王制曰中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為
祭服北郊有公桑蚕室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大昕之朝君以
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
蚕室
既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
而受之因小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水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

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也
親蚕之禮蓋莫大焉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已
朝亦有公桑蚕室之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
不敢率爾講定更詢于諸大臣召致中外博學
知禮之士廣詢施行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四年有李柳之獄論按法無法上劄曰臣竊料
義禁金錫胄上疏其按獄可謂明慎無私而何

人之言至此也古人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
之言可畏人事可勝人心不可勝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遂之又從而為之辭臣
昏耄以古人事責望今之人不亦迂且疎乎臣
非以有罪者為無罪尸官詰囚有互聽三訊謹
之至也今令囚不得盡其辭而罪先之臣未知
其故也按法之吏不敬不嚴專以形勢拘持他
日太史書之曰某朝某時某與某各以怨隙某
告某事某發某言皆下吏按法無法為朝廷羞
蓋前古未聞而恐朝廷之禍乞此無窮也未上

錫胄已謝病不出吳始壽代之繼而有竪事
上之四年上壽慶禮後獻詩七章其序曰
上旣諒闇三年冕祀　先王于　太廟明年十
一月己丑越三日壬辰上壽　太王太妃王太
妃二聖國家多事不舉此禮今　兩朝二十年
方召郡國歌樂鼓奏琴瑟管磬登歌下舞頌祝
無疆之慶稱盛禮以今年湖右江左失稔　上
不欲重困百姓特蠲凡上藥物數亡於地產者
命有司令勿責於其邦百姓莫不曰吾　王子
惠之仁也與懽忻相慶臣穆作詩以歌頌　聖

德亦二雅之遺也拜手稽首以獻其詩曰
鳶飛于浴諸生濛濛君王式燕鐘鼓逢逢樂既
和奏矇瞍于公 興也
嘉殽脾臄醓醢燔炙上壽秩秩既爵奠斝於皇
慈聖天錫純嘏 賦也
陳饋八簋禮儀孔盛於皇聖母於千萬年邦家
之慶 賦也
昭明有融君哉嗣服孝思有則享膺多福 賦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豈弟君子四方之綱 賦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民宜人萬壽無疆 賦也

黎民以休以豫邦家之光百福來求永綏吉祥

賦也

爲飛于浴七章

聞金萬重事上劄請罪曰臣頃者進對猥瀆故臣金宗一事宗一以舊學士平生好讜直忤時烈之黨不復用於朝臣之所陳者惜其無罪棄斥而死專指屢小濁亂之迹耶日 召對承旨金萬重以語犯 先朝所褻悖理至被 嚴旨云臣聞之窃不勝瞿然之至臣以昏耄之年傚冒獻言無一善狀徒忽起人言動遭誚譏此臣

之所大懼而大憫者也伏乞亟治臣僭謬之罪以安人臣分義不勝大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縱無昨筵中萬重說話無非近逐諸賢恣為護賞之計其奸巧之狀昭不可掩誠不足掛齒卿何過辭若是其太過乎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再上疏曰臣伏讀 聖批惶悚隕越不覺感淚竊念臣歷事兩朝逮至 殿下為三朝老犬馬常恐受恩厚而報效薄日夜以得罪為懼前日進對略陳金宗一事惜其良善擯斥死而埋沒專咎用事者病國亂政不圖論臣者反以為語犯 先朝為悖理此人臣大罪無所容貸而賴

殿下聖明得免誅罰中心感激殺身不足以報
答大恩臣既受大罰惡名何敢晏然居高位食
厚祿恃恩自若而已也哉乞　聖明治臣罪以
嚴君臣大義不勝幸甚

答曰嗚呼人心世道之不淑未有甚於近日向者萬重敢以悖理不近之說恣意誣陷一不遺餘力予甚駭也今觀卿疏何乃引咎若是予實慙靦不知所以爲諭卿須體予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副至意

有朴瀗嚴問之　教上劄曰朴瀗事臣既略陳
於疏決之之日矣即見朝報因禁府啓目有嚴問
之　教臣不覺駭然而驚瀗本草莽卑賤敢以

閭里之語上徹天聽至語犯　慈聖瀗罪罔罔
殺二三公卿出入侵譔之說政令或由於宦寺
之說雖瀗慌怯不擇而發實非瀗激出之言以
此罪瀗瀗亦究矣瀗以言事得罪其言之愚妄
固不足言　殿下臨御以來無此事臣竊惜之
臣雖老悖豈有一毫右瀗而負　殿下哉

自銘碑陰記

孔巖之許本駕洛國首露王之苗裔也外史云王
御國百五十八年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
餘事高麗太祖伐甄萱特以餽餉功多爲孔巖

村主子孫仍為孔巖之族自村主以後有尚衣
奉御玄內史舍人元禮部侍郎正致仕太尉戴
工部尚書純直史舘利涉禮賓少卿京禮部尚
書遂僉議中贊珙版圖佐郎冠都僉議贊成伯
知申事絅典理判書錦判奉常寺事愭襄陽都
護府使彝陝川郡守薰義盈產令瑗左贊成磁
典艦別提穜抱川縣監喬至穆為二十三世
孝宗八年六十三而召拜持平明年改掌令
顯宗立以爭禮斥竄悉直悉直東海上窮處古
獩貊之域二年又遷於燕使十二年而至上

之元年復召至以大司憲一年五遷至三公年
八十一四年辭去三年得罪仍放黜不復召時
八十六前時用事者諸臣皆復入矣
今吾老矣作自序又追述太公望管夷吾延州
來季子蘧伯玉百里奚仲尼弟子顏子曾子及
子思子聖賢出處辭受凡十三編

許眉叟自銘

叟許穆文父者也本孔巖人居漢陽之東郭下
叟眉長過眼自號曰眉叟生而有文在手曰文
亦自字曰文父叟平生篤好古文常入紫峯山

中讀古文孔氏傳晩而成文章其文大肆而不滈好稀闊自娛心追古人餘教常自守欲寡過於其身而不能也其自銘曰

言不掩其行行不踐其言徒嘐嘐然說讀聖賢無一補其警書諸石以戒後之人

承明

旃蒙協洽之歲叟生其月鳴弋其辰元揭逆山爲重离易爲明兩其大象以明繼明故稱之曰承明以自勉著雍涒灘黃鐘之月眉叟識

自警四箴 其一

自私者欺人天理昭著人不可欺徒自欺耳誒
誠其身必自毋自欺始書之以自警

自警其二

愛親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毋服闇以招咎
毋履險以危身敬親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毋苟訕以招詬毋苟笑以悅人

自警其三

脩身踐言以戒其愆齋莊祗畏以事其天

自警其四

心之官則思亦行有九思思則得不思則失不

莊不敬怠惰放肆皆不思之咎可不慎歟得正而斃古人勉焉勿以老死自晝書之以自警

赤松琴銘

琴心書嘉靖辛丑赤松書院蓋前一百年古琴

絲聲切厲而不譁也一盈一逗天地之和迎意

琴者禁也禁其邪也

羅琴銘

萬曆中有公子鶴林正遊關東山澤間得新羅敬順土琴王失國流逋至今古貊窮僻之地徙社有敬順王墟故琴亦得於其間耶蓋

王之世當後梁貞明間至大明萬曆我 昭
敬時則殆千年吾先子博物多通於樂尤精
謂其琴深得尺寸之法爲玄琴古制令老斲
琴金尚傳其制謂之羅琴云萬曆四十三年
丙辰作此琴銘曰

聲中律音叶節嗚呼由之成和且平

鏡銘

皇皇唯鏡可以鑒其容可以省其躬

萬曆間東方大亂天下兵皆集京城吾先子
掌匪須兵食從館伴迎接將士三年與時得

此鏡今入六十甲子事古而物亦古吾里老
死之年識之
赤松琴爲吾家有最舊先公常樂彈鄭希文
古調稱之曰東方正音其弟子李壽鍾爱新
曲後世無傳焉

劒 日本劒

外祖白湖公以布衣游海上有蠻夷賈客過公
大悅出其裝匣中劒贈之曰所以識信也公受
之解衣以謝之古劒長尺餘朝則劒鋩有水公
萬曆四年以禮曹正郎二十九歿白沙李相國

作遺卷序推許之甚悉壬辰東方大亂我家奔竄兩湖千餘里先妣持此劒得全嘆之曰經亂後吾先人舊物惟一劒耳以劒還伯叔氏伯叔氏不受曰逢大亂骨肉且不保況劒乎靡嫡之賢劒爲他人有固已久矣其勿還也傳之子孫令後世知賢母之心以故劒傳於許氏今二世百年先妣忠厚好施不爲屑屑之仁

石研文

萬曆末先君嘗爲官嶺海得古藏石研遺不肖至今五十年研三易匣矣吾學聖人之文老而

益勤修經禮三百月令累萬自爲跡六書歷述五帝三代古文行於四方誌古今事多矣研爲我用已歷年紀今吾老且死將與研長辭亦不敢忘先君之遺而識之

寫影自贊

貌有形神無形其有形者可模無形者不可謨有形者定無形者完有形者衰無形者謝育形者盡無形者去

又自贊

臞而頎凹頂而鬈眉偓文履井恬而熙

寺有文足有井故云

至日箴

雷在地中一陽始生聖人閉關息民后不省方
商旅不行君子掩身齋戒以待其所定

立春二箴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
毋亂人之紀
盛德在木毋斫大木毋覆巢毋殺胎殀掩骼埋
胔簡稼器修稼事

象德硏銘

其體厚而靜其用重而堅非以玩物惟以象德

白水研銘

涓涓之滋大則彌廣宇博則溥萬物

玄琴銘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四時之終始風雨之回旋樂之道備矣

訓子孫十八戒

毋樂貨利毋羨驕盈毋信怪誕毋言入過疑言亂族妬婦亡家好色者敗身崇飲者戕生多言必避多怒必戒言必忠信行必篤敬

喪祭必謹宗族必睦
擇人而交者遠過擇里而居者遠辱
君子之行不以勝人爲能自守爲賢勉之毋忘
吾老死迫矣毋令已死者魂魄恥其晉老人
於吾身親戒而勉飭者也所言切

出林鴞作不如嘿社詩八十有三言

出於妄皆過也皆曰過也言不可逝也駟不及
舌故曰口坐詬口戕口口之不愼禍之招也而
況多言多敗乎恥過莫如戒心守口莫如愼嘿
愼嘿者寡言寡言則戒專戒專則過寡故名吾

嵩曰不如嘿祉書之以自警五家十家爲日社是私社古制各閭其社之所宜木

不如嘿田祉老人十六戒

聖人不語怪力亂神怪反常力害德亂悖道神惑人此聖人之教也老人嚭死戒口過十六其戒曰

行言戲謔聲色貨利忿奮撟激諂佞苛私矜伐忌克恥過澤非論人詆詬倖直傾訐發人之善揚人之愆時諱世變有不慎者小則生詬大則栽及其身宜戒之

喜怒之戒

妄喜恥隨之妄怒詬隨之喜怒者恥詬之媒慎戒必敬辛亥孟夏下旬癸卯嘿社老人書

古文

蒼頡見鳥跡作鳥跡書顓頊作科斗文字周媒氏作墳書伯氏周鐘鼎文作殳書又有奇字古文不知其所出史籀變古文作十二篇爲籀書自軒轅以來麟鳳魚龜龍嘉禾雲鳥星文之書特記瑞而已不可用至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隸書作而古文廢然後世慕古文漢唐求諸

作十四芝英飛帛王箸與書之類七曹劉王衛胡毋章史之作又七此皆非古文可見秦漢以降風氣淺薄嗟乎太昊並倉古之氣亡於秦盡漢氏無餘矣

文學

太古載籍無傳虞夏以來姚姒之渾渾殷周之皞皞噩噩可見於六經而聖人之文天地之文孔子之門稱文學子游子夏及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文壞貳於老氏散於百家至秦則又焚滅而無餘天地純厚之氣至國語左氏簡與猶在至

戰國長於書則亂矣太史公繼先秦其後有揚雄氏不及古而入於奇然揚雄氏死古文亡矣魏晉以來蕭索盡矣唐時韓柳氏出而繼西漢之末其後蘇長公得變化而巧不及古遠矣又其後崆峒鳳洲渾厚不及韓變化不及蘇特爲瓌詭自秦漢以降古變而亂亂變而奇奇變而詭時上章閹茂莠雚葦下弦夕台嶺老人眉叟書于石鹿茅庵

記言卷之六十七終

言記 上